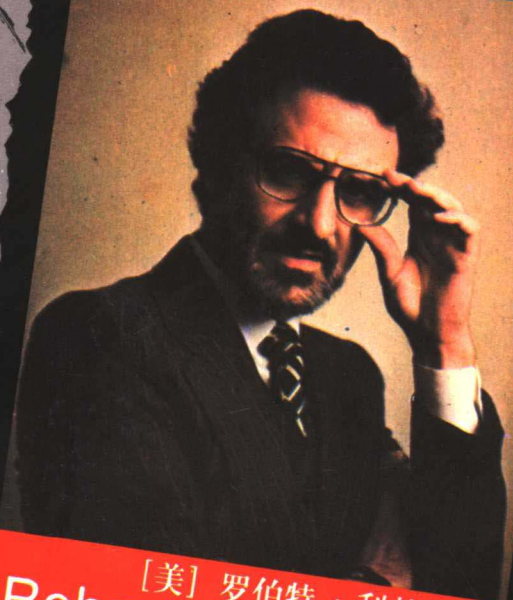


L1-51
05

当代欧美小说畅销金榜文库



[美] 罗伯特·利勃曼著
Robert Lieberman

天堂的沦陷

路旦俊译 ● 新世纪出版社

...the work to go
...as after receipt of w
...the option to terminat
...the Proprietors to the Publishers
...to terminate. For the purposes of
...the Publishers' stock of the Work is

is not valid until it has been signed by
...ance payment set forth in Clause 5.

...a petiti

天堂的沦陷



路日俊译 ● 新世纪出版社

Paradise Rezoned

Copyright by Robert H. Lieberman

©1998 中文版专有权属新世纪出版社

Published by arrangement with Robert H. Lieberman Authors' Representative

版权所有,不得翻印

当代欧美小说畅销金榜文库

(第一辑)

新世纪出版社出版发行

新华书店经销

长沙鸿发印务实业公司印刷

850×1168毫米 大32开本 54印张 1,300,000字

1998年3月第1版 1998年3月第1次印刷

印数:1-13,000册

ISBN7-5405-1646-1/I·186

定价(全五册):78.00元 本册定价:11.80元

如发现印装质量问题,影响阅读,请与承印厂联系调换。



伦尼·罗森塔尔终于坐到了打字机旁，可以开始写信了。整整一星期，他一直在脑海里反复地斟字酌句，思考着如何把它写出来。事实上，尽管他自己只是隐约地意识到，这封信他已经构思了将近十年。

伦尼坐在父亲留下的巨大的橡木写字台旁，手指按在打字机字键上，肩膀和后背向前弯曲着，顶着他那巨大的肚子向前凸出，一起挤压着他的肋骨，使他痛苦地想起那些流逝的岁月。

除了祖传的大钟发出的滴答声和巨型喷气飞机从头顶飞过时发出的轰鸣声，整个公寓里没有任何声响。他心有余悸地想到，1960年12月，两架小直升飞机曾在布鲁克林海军大院的上空相撞。

尤蒂卡大街人来车往的喧闹声终于开始平息了下来。伦尼爱出汗，尽管河面上刮来的阵阵凉风穿过他母亲家铝合金窗户钻了进来，他仍然热得汗流浹背。这还是五月中旬，天气本该仍然带着

丝丝寒意，所以有谁能相信呢？不过，瞟一眼《纽约时报》上的天气图就能看出，一条暖风带已经覆盖了这个州的西部。也许，夏天就会在明天早晨来到尤蒂卡大街。真是够快的！

亲爱的校友们：

不知你们是否意识到，自从我们站在布鲁克林区绿篱高中的礼堂接过毕业证书，至今已经将近十年了。整整十年了！许多事情无疑已经……

“伦尼！你能不能停下那劈里啪啦的声音去睡觉？”珍妮·罗森塔尔抓着睡衣领子从卧室走出来说。

“珍妮，我得把这封信写完，给我点时间好不好？”伦尼擦了擦额头，挤出一丝笑容，尽量显得友好一些。伦尼厌烦地想，珍妮总是忘不了午夜前的小憩，总是相信那能使她青春永驻。

“我担心的是你，”珍妮撒了个谎。“明天写不好吗？是什么新帐单吗？”珍妮·罗森塔尔皱着眉头不声不响地回了自己的卧室。伦尼情不自禁地注意到了他母亲走路时轻快的脚步——她夜里一个人偷偷练习，白天就迈着这种带着朝气和活力的步子出现在大家的面前。自从伦尼的父亲去世后，他母亲越来越希望自己能青春永驻。49岁的人了，她似乎每天都要让时光倒流一星期。伦尼对此已经习以为常了。依据她那独特的时间概念，珍妮要不了多久就会比伦尼还要年轻，而伦尼已经开始感到自己在变老了。

谁在乎呢？唯一感到生活有些别扭的是珍妮总是坚持要伦尼称呼她的名字。人们去伯哈克商店购物时，已经开始以一种奇特的目光来看待他们母子，对他们报以一种心领神会的微笑，把他们看作儿子与情人。珍妮穿着粉红色的紧身衣、粉红色的长统袜，留着爱尔兰长毛猎犬般的头发；伦尼面红耳赤，总是故意忙着挑选

“鸟眼”牌冷冻蔬菜。可他们母子关系的真相根本不是这样。伦尼已经学回了容忍她，仅此而已。操她！伦尼常常在想。

和珍妮生活在一起不仅压抑，而且痛苦，像痔疮或鸡眼一样时时刻刻让人感到痛苦不堪。自从他几年前退伍并开办了律师事务所以来，这种生活每况愈下，不过这种情况显然不会再持续多久了。一定会发生什么事。他得改变所有这一切，改变他的生活方式，改变他的生活。

两个月来，伦尼一直有一种奇特的冲动。不管他晚上多晚上床，他总是在凌晨一二点钟醒来。他的皮肤激动不已，他的头脑清醒，他的眼睛闪烁，充满了渴望，等待着那神秘的东西到来。

他无法说出那神秘的东西是什么，但他总是急切地期待着它的到来。清晨，它来到他的床边，伴随他度过一整天，像一股清新的空气掠过腐臭的城市，要他耐心地等待。

是天外飞来的横财？有谁馈赠了他遗产？某个突如其来的成功？最高法院的任命？谁知道呢？可这种感觉是实实在在的，而且正因为这种感觉，他才能忍受珍妮和现在的生活。

“过去这十年中无疑发生了许多事情，”伦尼噼噼啪啪地继续写着，“你们当中很多人已经事业有成……”

我们这一届现在还有 252 人。去年是个不幸的年份，因为我们失去了三位亲密的同学。米尔纳·费希在阿迪龙达克山区^①坐船漂流时不幸溺水身亡。我们都极为尊敬的费尔·史密斯去年七月久病缠身后自杀身亡。大家也许已经在报上看到了，斯坦·赫尔莫萨因强奸并谋杀了五名加州大学洛杉矶分院的女学生，在昆廷被处以死刑。我去年曾向大家发

① 纽约州东北部山区。——译者注

出过紧急呼吁，请大家致电加州州长里根，请求他在斯坦这非同寻常的案子中从轻处罚，可始终未果。如果斯坦今天还活着，我相信他一定会感谢所有那些致电的朋友。

我还是谈一些更为愉快的话题吧。作为 1962 届毕业生的年级长，我已经开始为今年冬天同学聚会做安排，因为我相信，为了让大家有足够的时间来安排行程，有必要尽早制定计划。

12 月 18 日圣乔治饭店将有一场欢庆舞会，我现在盛情邀请你们每一位及……

伦尼写到这里停了下来。配偶？不行，配偶这个词听起来太公事公办。伴侣？不行，这个词总使伦尼联想到花花公子。妻子？他想也没有想就否定了。那么妻子和丈夫呢？他最后万般无奈地选择了“配偶”这个词。

你们许多人都已经在这越来越小的世界上建立起了自己的家园。作为税务律师，我的工作季节性很强，所以在春季纳税高潮到来之前，我在夏季和秋季有许多机会进行旅行，也受到了你们许多人的热情款待。我到过印度、危地马拉、利比里亚，到过 62 年毕业生建立起了家园的异国他乡。现在该轮到你们回布鲁克林来看看了。

专程赶回杰依大街来仅仅看看绿篱高中也许显得有些费钱，可我想请大家想一想，你们的到来会成为绿篱高中历史上最成功的一次大团聚。这也将是老同学重逢的一次千载难逢的机会……大家一定会很感兴趣的！

随信附上请柬，请尽快作出答复，并请寄来 6 美元预交款，以便做出适当安排。那些需要住旅馆的人请在寄来预交

款时加以注明。

真诚的

伦尼·罗森塔尔

62 届毕业生年级长

伦尼又把信看了一遍。他觉得这封信太罗嗦,感到不满意。那么明天早晨再重写一封吧,不过无论那封信写得怎么样,他都将把它交给学校的秘书哈根太太,请她印 252 份。然后去印刷厂取.....

“写完了吗?”珍妮在卧室里大声问道。她已经越来越不耐烦了,因为她睡觉时是绝不允许有人打搅的。

伦尼哼了一声,把他父亲的旧打字机装进斑驳的铁箱,然后轻轻地箱子放回到壁柜里。

2

阿诺德·马科维茨驾车出了夏农山谷，穿过迷宫一样绵延不断的山丘，向位于马科维茨山中的家驶去。这位穷得叮当响的土地大王正要回到他那宁静的树林中去。

早春，五月中旬，纽约州北部潮湿的空气暖暖的，充满了生机，带着满山遍野的苹果花散发出的怡人的芬芳；昆虫正尽情地呼吸着复苏后的第一口空气；还没有完全清醒过来的百鸟正兴奋地想从刚刚过去的北方危机四伏的冬季中恢复元气。

马科维茨快到家时，首先看到了邻居索尔斯基家的农场，看到了他们家座落在马科维茨山脚下那腐朽的马厩和楔形护墙板已经脱落的房子。吉普车从索尔斯基家驶过时，马科维茨借着午后的阳光，眯起眼睛，隔着布满灰尘的挡风玻璃看了一眼他们家位于新阿帕拉契亚山坡上的农场：一座坍塌的马厩，里面堆着一些报废的农机，留在那里完全是为了有朝一日爆发核战争时，可以用来当配件，而核战争的爆发只会使文明倒退三十年。索尔斯基家正耐心

地等待着那场最后战争的到来。

“事情不会永远这么美好，”莫德·索尔斯基一再这样发表着她的预言，“有好必有坏。”

屋前草坪上的几棵树上栓着三匹马，围着树跑出了一个圆圈，它们那些装有蹄铁的蹄子已经代替了他们家那早已报废的圆盘型割草机。

“现在再也不用修草坪了，”索尔斯基太太自豪地笑着说。他们连肥料也不用施了。

看到吉普车驶过来，索尔斯基家的小狗抬起脑袋来看了一眼，冲着这位拥有 50 英亩土地的大王亲热地摇了摇尾巴，然后接着啃一条牛腿——这条牛去年卡在篱笆上死了，身体的其它的部分正在田里腐烂。“有这么多活要干，谁有时间去关心一头死牛呢？”——这又是索尔斯基家的哲学。

自从她丈夫四年前去世后，莫德·索尔斯基就懂得了“种田可不像所说的那么好”。她现在干起了高等活，为“国家现金出纳机公司”开钻床。“比坐在这儿和羊聊天强多了！”

除了蹲在门廊上的鸡或在菜园里发情的猪，他们家的农场白天没有任何生息。莫德的儿子亨利白天出去上课，想通过十次简易的课程成为一名计算机程序编制员。今年已经 35 岁的亨利至今没有结婚，整天疯疯癫癫的，现在终于找到了自己的领域。退伍军人管理委员会将支付他的费用。他现在可以考虑终身大事了，可唯一的问题是“很难找到一个好姑娘”。索尔斯基太太常常对马科维茨说：“你明白我的意思吗？不要那种出身微贱的人。”

“我还以为这是一个没有等级之分的社会呢，”马科维茨装出一副惊讶的神色说。

“多少还有一点呢！我可不想让亨利娶一个婊子回来！”

亨利一直在存钱。他信天主教，连手淫都不愿意。不过他也

许干过，只是他作忏悔时没有提到过这一点。不过亨利很讨人喜欢，一张懒洋洋的大脸庞透着和气，牙齿洁白，只要开口说话，总是客客气气的。他很喜欢妈妈做的饭菜，马科维茨也很喜欢，就连亨利 29 岁的妹妹伊尔玛也一样对母亲做饭的手艺赞不绝口。

伊尔玛长着金色的头发，丰满漂亮，身上穿着纽约州北部到处可见的印花外衣，一直垂到脚踝，刚好露出蓝色的便鞋。她倒是坚决相信社会应该没有等级之分，所以她“随便什么人都行”。她有时也远远地注视着阿尔尼，眼神中流露出来的神情已非普通朋友可言。他认为没有任何可以抱怨的方面，只有一点使她反感——倒不是因为他已经结婚……而是因为她怀疑他不是天主教徒。

可是他们家的农场今天没有任何人。马科维茨驾着吉普车沿着弯曲狭窄的小道向马科维茨山驶去，向前行驶了几千英尺，绿色森林清新的空气便迎面扑来，阵阵清香令人陶醉。山毛榉——欧洲赤松——铁杉——红枫全都亲密无间地生长在一起，可谓世界一大奇观。早已融化的冬雪化成了清澈的流水，透过地面上的页岩，哗哗地流进路旁的小沟。

马科维茨山，长满了野苹果、野加仑的马科维茨山，充满了幻想的马科维茨山。阿诺德顺着索尔斯基家的农场继续往前开着，篱笆的桩柱早已倒在了地上，上面的铁丝网正在地上化成一堆铁锈。伊尔玛那几匹贪婪的马只要吃不到马科维茨那边的花朵，就会不停地啃地上的杂草，结果把那草场吃得差不多了。不过伊尔玛星期天早晨从教堂出来时，骑在马背上是多么神气啊，马科维茨常常高兴地想。

已经三点钟了。要不了多久，莫德家最小的孩子格里高利就会从天主教教会学校放学回来了，在那学校里，即使是最虔诚、最有耐心的修女也会因学生放学后她们短暂的解脱而感谢上

苍的。格里高利回家后，会把他的喇叭架在窗台上，以 200 瓦的功率弹奏乡村吉它，发出一阵阵刺耳的“嘞嘞”声，充斥着整个夏农山谷，向住在半英里外瓦姆萨茨维勒路的杰克逊家的六个姑娘大唱小夜曲。

格里高利·索尔斯基 12 岁，从小就不听话，现在更是无法无天。就在马科维茨想到这里时，他的吉普车驶过了一堆刚刚倒在路旁的垃圾。懒得出奇的格里高利总是把垃圾倒在马科维茨路旁，让风吹雨打把它消化掉。

马科维茨下了车，耐心地把易拉罐一一踩扁，果皮、垃圾流出的污水沾在了他的鞋子上。然后，他用脚把这堆垃圾踢到深深的草丛中，用小树枝把它掩盖起来。到了深秋季节，这堆垃圾又会一一显露出来，现在暂时是不用去想它了，但这并不意味着将来就不会再看到它。

空气中透着潮湿泥土的气息，预示着闷热的夏季即将到来，而夏季的闷热正是马科维茨特别喜欢的，他相信任何东西也无法剥夺他的这份欣喜。马科维茨刚准备深深地呼出一口春天的空气，突然，当他向远处索尔斯基家阳光照耀的牧场望去时，突然被一副意想不到的景象镇住了。那人迹稀少的地方突然冒出了许多人和车，牧场中央有两辆汽车在横七竖八地驶来驶去，四个身穿工装的男人正架起三脚架，坐标一下下地被捶打进地面，仿佛在捶打着马科维茨的心。马科维茨站在那里望着他们，焦急地咬着下嘴唇。他重新上了吉普车，害怕自己沉重的心会穿过车底板，一直落到路面上。恶梦真的变成了现实吗？

马科维茨驾车飞快地向前驶去，拐过前面一个急转弯时，差点撞上停在道路正中央的一辆崭新的福特车。由于前面的道路过于陡峭，这辆笨拙的汽车无法再往前开，只好停在那里，任凭融化的雪水夹杂着冲刷物堆在车轮旁。马科维茨把书夹在胳膊下，迈

开大步，急冲冲地向山坡上走去。多年来埋头读书，使他养成了脖子向前伸的习惯，而且怎么也改不了。马科维茨竭力克制着自己，不去作任何推测，但还是陷入了伤心和愤怒之中。新的麻烦已经找上门来了。

秋天，城里来打猎的人拆掉了他竖起来的那些“不得擅自进入”的告示牌，打伤或打死他养的鹿。冬天，一群群的摩托雪橇在他的领地内横冲直撞，轰鸣声一直响到凌晨。“这是自由的国家，是吗？”天气暖和的时候，私人飞机像一只只讨厌的小麻雀一样成群结队地飞来，窥视他和英格里德光着身子晒太阳或在田野里做爱。只有当数不清的发动机因意外的情况偶尔停止轰鸣时，山谷里才有片刻的宁静。可这些片刻的宁静是最好的补偿。当越来越糟的环境足以把最崇高的圣人逼疯的时候，也正是这些片刻的宁静才使得他们能心平气和地接受这种局面。

马科维茨垮过一条小沟，目光从石头路面转到了前方，看到了前面的房子。这是他亲手建造起来的房子，是他用镐在陡峭的马科维茨山上的页岩中挖出来的。房子的下半部用的暗红色路面石是他一块一块从城里小心地偷来的，然后又一块一块地凿好，堆砌起来，虽然连一滴灰浆都没有用，但结实得却如同上帝建造的一样。房子的上半部用的是马科维茨山上长得奇形怪状的树木，砍倒后又经手工砍凿而成。这一切几乎全是马科维茨亲手干的。如果卫生间用的洗漱盆和地下的管道也能雕刻出来的话，他肯定也会亲自动手的。

他的思绪回到了两年前。爱德蒙·B·莫福德将军纪念学院——一所白人占大多数的学院——的文科学生闹事，要求学院也招收一些少数人种的学生。所有那些少数人种学生的教学任务就落到了兼职教师阿诺德的肩上，因为他不会拍马屁，又处于最低的职位，而且那些学生又是白人们并不想要的包袱。

他手中的书显得比平常更重，日子也显得比平常更长。贫民区式的数学和贫民区式的物理。贫民区式的物理：假定一颗铅头子弹的动量为每秒 23 克/英尺，枪口速度为每秒 3 英尺，那么弹头多重？他下星期要开始讲解贫民区形式的密度理论，他们会怎么接受呢？假定一个犹太区有 831,000 人口，而且每立方码可允许的最大的犹太密度为……那么有多少犹太资本家可以剥削这个贫民区？

英格里德和他的两个儿子正站在阳台上，仿佛在等待他的归来。英格里德是瑞典人，美丽的英格里德有着金色的头发，结实的身板，曾经是位献身艺术的芭蕾演员，现在又身怀六甲，即将再次当上母亲，全是因为马科维茨的道德观——“作爱不能没有结果！就当是好玩吧。”（这确实非常好玩。）英格里德的脸长长的，显得很苍白；阿诺德的脸则是圆圆的，黑里透红。马科维茨清瘦、刚毅，而英格里德曲线形的身材柔软、有韧性，还有着大家闺秀的风度。

马科维茨看到了他，但没有听到他在说什么，只听到自己的心在怦怦直跳。他看到了他——那个人身穿淡紫色的马海呢上装，手指和袖口的珠宝与周围的树木极不相称。那个人正面带笑容，比划着哄骗马科维茨的英格里德。马科维茨变得非常激动，但他竭力控制住了自己。他的两个小儿子正像平常对待他们的父亲那样，在掏那个人的口袋，而他们家那条祖系不清的四英尺长的白色杂种狗，正瞪着粉红色的眼睛，用鼻子嗅着那个人的裤裆，好奇地想看看有没有什么能说明他身份的气味，看看他究竟是朋友还是敌人。

敌人！敌人！马科维茨正想大声喊叫出来，但因为隔着一段距离，再加上起码的礼节，他还是忍住了。敌人。阿诺德——阿尔尼——阿尔尼·马科维茨一直做着恶梦，那些恶梦是那么真实，使他几乎天天晚上痛苦得难以入睡。在那边的田野上——在索尔斯

基家的田野上，他们正准备搞土地开发，靠这山谷壮丽的景色来发财，用一些丑陋不堪的所谓现代派错层式的建筑把这里变成死胡同，像狗屎一样地堆在他的面前……

马科维茨把书换到另外一只手上，迈着坚定的步子继续向前走去。英格里德他们还没有看到他，但他的眼睛一刻也没有离开过那个人——高高的个子，笔直的身子，灰白的头发梳向后面，长长的脸，宽宽的下巴，鼻孔露出黑色的鼻毛。来访者正在扮演绅士的角色，彬彬有礼，假装根本没有看到狗在对他嗅来嗅去，同时和蔼地请求两个孩子不要把他们的手伸进他的口袋里——特别是他的裤子口袋里。

“狗熊”比昂和“斯堪的那维亚狼”乌尔夫同时看到了他们的父亲，银铃般地高声尖叫着，“爸爸，爸爸！”比昂已经发出了警报：“有人来找你。”

这是马科维茨的两个小皇帝，一个五岁，一个两岁，像他们的母亲一样长着金色的头发，乌黑发亮的眼睛却又像他们的父亲。他们那古铜色的皮肤非常光滑，仍然带着初生婴儿般的细嫩和芳香，身上的肉使得人们总是忍不住想去捏一下、亲一口、拧一把、咬一口。自从他们出生后，马科维茨总是忍不住要逗他们玩，好像每次都要查看一下他们身上是不是有了什么变化。

英格里德看到了阿尔尼，她的阿尔尼，她那画家、科学家、诗人、开拓者、爱人、疯子集于一身的阿尔尼，看到他正迈着细细的长腿一步垮上三个台阶地向露台走来。马科维茨将近三十岁，一张圆圆的娃娃脸还没有什么皱纹，一头深褐色的头发和他那双不停地转动的眼睛非常相称。

英格里德以哀求的目光看着他，想找个时机简单地解释一下，但她意识到已经来不及了，于是她的脸上露出了一种隐约的遗憾的神色——是为马科维茨感到遗憾。她那细洁而白里透红的肤色

对他很有吸引力，她那天使般长长的金色发丝（他是这么说的）在微风中垂荡在她的两鬓。她想笑一笑，但马科维茨根本不给她机会。

阿诺德上气不接下气地跑上露台，冲着英格里德责问道：“出了什么事？他们好象在测量……”

“请允许我来解释一下，马科维茨先生，”那人迫不及待地开口了。阿尔尼警惕地后退了一步。“我叫萨佩尔斯通，”衣冠楚楚的来客边说边递过来一张烫金的名片，同时用手挥走一只苍蝇。

马科维茨没有伸手去接那张名片，萨佩尔斯通不解地拿着名片，最后只好宽容地一笑，把名片重新装进了自己的口袋。

“你想干什么？”

“我是萨佩尔斯通和洛克哈特公司的。”

“想干什么？”

“我刚才正和你妻子在谈话。”

“我看到了。”

“我一半是犹太人，一半是瑞典人，”比昂插到两个对手之间，骄傲地说。只有他的母亲点了点头。

“你运气不错，马科维茨先生。”

“我们不需要什么运气。”

“阿尔尼！”英格里德想提醒马科维茨注意礼节。她的声音低沉而沙哑，带着恳求的意思，让萨佩尔斯通听了很高兴。

马科维茨转过身来望着英格里德，看到了她已经怀孕八个月的肚子，知道她的时刻快要到了。他心一软，耸了耸肩，朝她使了个眼色。马科维茨这次准备自己来接生。还有一个星期，也许不要一个星期，谁知道呢？

他的眼色表达的意思很清楚：把这件事情交给我来处理。然而这正是英格里德担心的事，因为她不愿意让人看笑话，而阿尔尼

却似乎总是干些丢面子的事。她来美国之前还从来没有遇到过像他这样的人。在瑞典,人们的举止都很有教养。

“我还是开门见山地说吧。”

“你的汽车挡住了我的道。”

“这现在并不重要,”萨佩尔斯通固执地说。

“现在?”

“请给我一分钟的时间……”

“你刚才说我运气不错,可我到目前为止看到的只是麻烦。”

“我是来高价收买你的土地的。”

“这土地不是我的。”

“不是你的?”萨佩尔斯通吃了一惊,“那是谁的?”

“是上帝的!”

“阿尔尼!”英格里德连明显的玩笑都受不了。她的道德观念不允许人们歪曲事实,但对于马科维茨这样的人来说,她的请求如对牛弹琴,因为他的独特视野一向依赖的就是他那出色的改变事物真相的能力。

萨佩尔斯通宽容地笑了笑。

“爸爸带礼物来了吗?”乌尔夫不顾父亲的焦虑,不耐烦地问。

马科维茨情不自禁地抱起他的小儿子,在孩子那肉乎乎的脸上咬了一大口,乌尔夫乐得叫了起来。比昂站在露台上,对着下面的草坪撒起了尿。

萨佩尔斯通从来没有看到过这样奇特的场面,要不是强烈的生意头脑,要不是时间正一分一秒地过去,他可能也会感到非常有趣的。“你起码应该……”

“我不卖。你开上你的车走吧!”马科维茨头也不回地对萨佩尔斯通说道。

“我们正和索尔斯基家协商,准备买下他们家的中央牧场。”